

在第十八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上,与会代表热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 财政金融需发挥协同效应

本报天津9月25日电 记者张忱报道:在今天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上,与会代表认为,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金融加强协调,既要注重体现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也要尽量避免由此带来的市场扭曲。同时,监管部门应平衡好银行业务发展、风险防控、盈利水平、社会贡献等指标。

促进银行业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支持,需要多方合作与引导。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表示,要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金融加强协调,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发挥财政宏观调控功能的同时,协同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在运用财政手段协同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应尽量在必要时再出手。‘扶上马送一程’,但不能‘一送再送’。”王保安说,要坚持“开前门、堵后门、不能敞开大门”,激励创新和防范风险要同时进行。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认为,监管部门应当平衡好银行业务发展、风险防控、盈利水平、社会贡献等指标。她表示,影子银行本身是反监管和业务竞争的产物,其

快速发展在很多情况下由套利行为驱动,但不应对其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首先,中国的影子银行资金运用方式比较简单,和传统银行业务类似,金融衍生工具的创造比较少;其次,影子银行大部分资金主要用于实体经济。另外,影子银行发展较快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间接融资比重高,融资对银行信贷依赖较大,在当前资本充足率要求日益严格的情况下,银行有寻求其他金融中介分担融资压力的需要。

胡晓炼认为,对影子银行需要辩证看待。一方面,影子银行存在经营不规范、监

管套利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发展多元化背景下多层次融资需求,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重在因势利导,在加强规范管理同时,引导其合理有序满足企业融资需要。

针对如何平衡银行监管的多重目标,提升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等问题,与会代表表示,银行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发展,评判银行是否健康持续发展,不仅要看资本充足率、资产安全性等微观指标,还需站在更宏观的层面,考量银行业发展是否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匹配的支持。

“脱实就虚”将导致风险积聚,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 扎根实体 控制风险

本报记者 钱箬菡



在本次大会上,与会代表就后巴塞尔III时期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和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进行探讨。

张雷摄

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为了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是第十八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与会代表的共识。

金融和实体经济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金融业自身也能获得长足发展

“担当社会责任、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再次说明,过度虚拟化、脱离实体经济是金融风险积聚的重要原因。”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在第十八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上说。

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为了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是与会代表的共识。瑞典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克什金·约希尼克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很大。对银行来说,严格监管虽然在短期内付出了一定成本,但同时也意味着银行有了更多缓冲的空间。

### 跨界合作服务实体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也存在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按照普惠金融的理念,客观上需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引导金融资源投向“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和薄弱环节。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财政、金融的合作和协同能力不断增强,效率在不断提高,效果也越来越好。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英国、瑞士等国的财政部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据克什金·约希尼克介绍,在瑞典,金融、货币、财政等领域的合作也非常充分。“监管者在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是否会对政府或其他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加强多部门之间的沟通十分重要。这个合作不仅是国内的合作,还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她表示,现在很多国家都成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及时预判银行系统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也

是要适时采取相关行动和措施,并评估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

跨界合作不是目的,如何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切实服务实体经济才是关键所在。只有将银行业的稳健发展建立在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之上,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金融规则总体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应特别注意加强而不是削弱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特别是对一些薄弱领域如小微企业予以更多的金融支持。

### 实现良性“互动”

与会代表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金融业面临的经营形势更加复杂,自身的脆弱性和风险的相互传染更加突

出,亟需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和监管机构的方向指引。银行只有通过不断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才能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自身竞争力,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共生共荣。

英格兰银行审慎政策部执行董事大卫·鲁尔表示,在银行服务小微企业方面,目前中国有些银行对零售业务进行了新的调整,将小微金融业务转至零售业务板块的做法可以有效发挥协同作用。“小微金融业务和零售业务类似,比如都具有客户对象较为分散等特点,同时小微企业大多为个人所有,这和个人业务也比较相似。”

金融和实体经济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金融业自身也能获得长足发展。比

如,新加坡金融中心在满足亚洲企业和投资者的金融和投资需求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地区内及亚洲与世界之间的贸易往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负责金融监管的副局长王宗智表示,在基础设施金融方面,目前有许多金融项目以新加坡为基地,为地区金融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借款、咨询以及结构性服务。

据了解,近些年来,中国围绕建立现代银行体系,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为两翼,多种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截至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达12.4%,不良贷款率为1.08%,拨备覆盖率为263%,这表明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总体稳定,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总体风险可控。

## 观点

### 中国金融领域风险可控

中国现在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在房地产领域、产能过剩行业确实存在一定风险。但过去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推进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中央银行和宏观部门加强了宏观调控,中国银监会也采取了一系列审慎监管措施。

作为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已制定并实施了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和流动性监管标准,使银行有更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来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因此,中国金融领域的风险可控,我们也有足够的资本、资本和风险准备来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

### 加大新兴经济体话语权

世界银行监管规则需要更多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特点。世界各国金融发展深度各异,比如一些亚洲国家在银行的负债结构、风险特点上都与发达经济体有较大差别。

目前,我国在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里有3个席位,巴塞尔监管委员会中有2个席位并参与“杠杆率工作组”和“流动性风险工作组”的轮值主席工作。此次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在中国召开,是对中国银行业监管的认同,也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加大话语权的有利机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

###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在企业融资中,银行的角色不应只是提供信贷资金,还包括为企业更好地从股票、债券市场上获取资金提供服务便利。

从加拿大国内看,商业银行、合作性银行以及保险等金融机构可以共同为企业提供融资,这将使得企业资金的来源更加丰富多样。此外,加拿大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可以从美国等海外金融市场上获得融资。

——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署副署长丹尼尔·马克·泽尔默

## 观察

## 夯实金融业持续发展基石

陈果静

当前,在探索更有效的银行业监管规则、维护银行体系稳定的基础上,如何引导金融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是全球金融业面临的课题。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首先需要银行业保持稳定。银行业的稳定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至关重要,银行业如果出现较大的风险事件,将明显削弱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因此,实施巴塞尔协议III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都意义重大。巴塞尔协议III围绕资本要求、杠杆率和流动性等方面划出了“红线”,符合要求的银行更能有效应对风险,从而进一步提高银行业的稳定性。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一些资本“脱实向虚”的现象在很多国家出现,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在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以钱炒钱”的现象开始显现,金融资源的分布也不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

应当看到,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是一对“共同体”。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液”,实体经济则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落脚点”和物质基础。金融发展既无法独立于实体经济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创新、自我发展。因此,对于监管者来说,既要汲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

加强完善金融监管,又需要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各国应在坚持国际监管规则的统一性基础上,同时要考虑本国国情,制定出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监管规则。

与此同时,金融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状也亟需改变。目前,实体经济尤其是广大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普遍存在,增强金融运行效率、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必须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

完善的市场体系、充分的市场竞争是

一个成熟市场的重要特征,对于金融业来说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一些新兴经济体而言,其金融业的层次相对单一,对实体经济的覆盖面不足,还难以真正“渗透”到实体经济之中。形成更有层次、更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体系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不仅能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当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仅有助于夯实金融业的基础,促进金融业发展壮大,也能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形成良性互动,相互推进,共同发展。

## 长镜头

杰米·冈萨雷斯·厄卡德——

### 以服务精准化推进普惠金融

本报记者 郭子源

“实现普惠金融,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更加精准化的产品和服务,需要寻求一种差别化的恰当监管模式。”墨西哥国家银行和证券业委员会主席杰米·冈萨雷斯·厄卡德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杰米认为,首先要对金融需求进行精准分析。“根据我们的调研,低收入群体的金融需求更多集中在储蓄、转账上,而非此前大家普遍认为的信贷。”他表示,为此墨西哥大力发展依托智能手机的“移动银行”以降低用户成本、提高服务便捷度。监管者需要做的是保障市场公平。

“在明确金融需求的基础上,模式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杰米表示,由于地处偏远、不良贷款率相对较高,商业银行按照“收益覆盖风险和成本”的市场原则会对低收入群体采用很高的贷款利率,由此产生两难困境。“因此,墨西哥希望通过创新小额贷款模式来缓解这一问题。”

目前,墨西哥部分小额贷款借鉴印度格莱珉银行“集团贷款”模式,即以群体作为授信对象,提供无需抵押的小额贷款。“监管者希望创新担保方式,不再依赖商业银行传统的抵押物担保,而是借助道义担保实现风控。”杰米说,组成集体的借款人大多靠地缘、亲属等关系联结,集合力较强。在监管设计方面,集体内每个借款人都对按时还款负有责任,否则会影响集体的信用评级。

埃里克·帕拉多——

### 缓解融资难离不开“有形之手”

本报记者 张忱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的资金支持与强力推动很重要。”智利银行和金融机构监管署署长埃里克·帕拉多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埃里克·帕拉多表示,由于相关信贷业务风险高、回报低,中小企业融资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在智利,智利国家银行专门为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智利的银行体系受到冲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为此,智利政府向智利国家银行注入5亿美元,并强力推动其为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智利国家银行贷款规模明显增加,市场份额随之提升。

如何控制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风险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埃里克·帕拉多介绍说,智利国家银行与其他私有银行一样采取商业化运作,在流动性、操作风险等方面也面临同样的监管要求。由于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风险较高,这家银行的不良率接近2%,略高于智利其他大型银行,但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其资产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政府将继续注资来拯救这家国有银行。

埃里克·帕拉多说,政府的资金支持与强力推动对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发展能起到重要作用。目前,智利中小企业利润率良好,竞争力较强。总体来看,这一模式还是行之有效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左一)和与会代表进行交流。 史丽摄



与会代表就如何合作推进全球金融监管改革、重塑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深入交流。 本报记者 钱箬菡摄